

# 论杜甫《雕赋》的艺术风格

◎刘 锐

(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)

**【摘要】**《雕赋》是杜甫创作于天宝十三载(753年)的一首咏物赋。杜甫在赋中以雕自喻,借雕自况,表现其生存的艰辛以及怀才不遇的愁苦。同时,借雕讽喻,讽刺骄奢淫逸的统治者以及奸臣小人。《雕赋》的讽刺意味极为深刻,充分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。

**【关键词】**杜甫;《雕赋》;自况;讽喻;沉郁顿挫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I207

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

**【文章编号】**2096-8264(2025)29-0004-04

**【DOI】**10.20024/j.cnki.CN42-1911/I.2025.29.001

杜甫是盛唐的伟大诗人,他的诗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唐王朝的社会生活,因此被后人尊称为“诗圣”。然而,杜甫不仅长于诗歌创作,其赋亦是精彩绝伦。《雕赋》是杜甫创作于天宝十三载(753年)的一首咏物赋。咏物赋若只专注于对外形和神韵的精细刻画,即便能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,仍会显得拘泥于表象而缺乏深意。而咏物佳作应在客观描摹的基础上,巧妙地寄托深层寓意,使情感得到充分抒发,如此才能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清代学者仇兆鳌在研读杜甫的《雕赋》后,感叹道:“觉《鹦鹉》《鵩鶼》诸作,不能专美于前矣。”<sup>[1]</sup>评价甚高。杜甫在赋中以雕自喻,表现自己满腹才华却始终不得赏识的愁苦以及悲惨的境遇,情感真挚,动人的心魄。

## 一、借雕自况

《雕赋》是一首抒情咏物赋,杜甫借雕自况,借雕的特性展示自己的才华、表现自己的忠心以及志向,同时借雕所生存的艰苦环境表现自己的悲惨境遇。

首先是借雕的特性展示自己的才华。赋中第一段叙写了雕的英勇之姿态,描写了雕飞行时候的情状:“稍稍劲翮,肃肃逸响。”<sup>[2]</sup>且雕飞行速度极快,人眼都难以追溯。后文亦有多处对雕的描写,如“观其夹翠华而上下,卷毛血之崩奔;随意气而电落,引尘沙而昏昏”<sup>[2]</sup>,描写雕在游猎之时疾如雷电、惊心动魄的雄姿;又如“是以晓哮其音,飒爽其虑;续下鞲而缭绕,尚投迹而容与”<sup>[2]</sup>,描写雕咆哮长鸣、盘旋不停却又气定神闲的狩猎时的情状;再如“夫其降精于金,立骨如铁;目通于脑,筋入于节。架轩楹之上,纯漆光芒;掣梁栋

之间,寒风凛冽”<sup>[2]</sup>,描写了雕乃金灵下凡,骨骼似钢,眼连脑髓,长筋直达关节,悬于高柱之上,通体漆黑,泛着黑光;他在柱子间跳跃,感受着刺骨的寒风。赋中塑造了一个英勇、锐利、所向披靡又气定神闲的大雕形象。杜甫借雕的英勇展示了自己也和雕一样,有着满腹的才华。

其次是借雕的特性表现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以及志向。在《雕赋》中,诗人着重刻画了雕被驯养的过程:首先经过严格筛选,选择“清质”的雕留在皇家林园中;继而通过专业训练,能在游猎时听得懂得唤后,再将雕置于马背上,让雕独自飞翔;最终用珠宝为雕装饰,呈现给九五至尊。这一驯化历程暗喻了士人修身养性、培养才干以待明君选拔的过程,符合杜甫“献赋”这一行为。杜甫在赋中充分表现出对皇帝的尊敬与忠心,也侧面向皇帝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入仕愿望。杜甫在赋末尾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和情感。

在《雕赋》的结尾部分,杜甫通过描绘大雕的凄凉晚景,深刻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。诗人刻画了这样一幅画面:一只曾经威风凛凛的大雕,如今只能在险峻山谷间孤独飞翔,在江岸默默栖息。它来去无踪,在高崖筑巢,在云端抚养后代,却始终远离朝廷,空有锐利钩爪而无人赏识。岁月流逝,当年意气风发的猛禽已垂垂老去,而那些平庸之辈却在金殿中享受着丰厚的赏赐。<sup>[2]</sup>杜甫具体刻画了不受重用的雕的悲惨境遇。雕虽身负才华,却终是被弃,孤单隐身。朝廷上的“众雏”在尽情地分食鲜肉,而雕孤独死去。强烈的对比之下,突出表现了杜甫对小人的厌恶,对雕的同情。虽是写雕和“众雏”,但实际是写杜甫自己和朝廷上的奸佞小人,

表现了杜甫不被重用的悲凉以及对奸佞小人的憎恨，间接表达了杜甫想被重用的愿望。

最后，作者通过对大雕艰难困苦处境的描写来比喻自身困顿。在《雕赋》第二段中，杜甫细致叙述了虞人取雕之法。虞人取雕的节令必须在严冬。那时河海汹涌，风云四起，大雪封闭，群山暗晦，层冰纠结，树木冻死。大雕迷失方向，停止高飞。它白天没有食物充饥，晚上找不到住处，困顿十分。在这个时候打桩设网，是取雕的最好时机。<sup>[2]</sup>杜甫以严冬猎雕的艰难场景为喻，深刻映射了自己在长安求仕期间的困顿处境，表达了杜甫入仕的愿望。结合杜甫的生平可知，此前杜甫在长安多次求仕，然而却是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，天宝十载（751年）杜甫献三大礼赋以求仕，仍无疾而终。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有着强烈的入仕愿望，他渴望进入仕途，在官场上发挥自己的才能。然而在长安求仕的这些年，他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充满着忧愁与痛苦，如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一诗中直抒胸臆：“焉能心快快，只是走踖踖。”倾吐出自己内心的烦闷与忧愤；物质上，杜甫没有经济来源，穷困潦倒，所食是“残杯与冷炙”；身体上，此时的杜甫三十三岁，却已是疾病缠身，如作于天宝十一年（752年）的《敬赠郑谏议十韵》，诗中道：“野人宁得所，天意薄浮生。多病休儒服，冥搜信客旌。”杜甫以“野人”自嘲，感叹天不遂人愿，自己又多病缠身，想要弃儒业而放任自流。可见杜甫在精神上、物质上、身体上都处于困顿之境。因此，杜甫写取雕于严冬，就是表达要取士于困顿之意。

## 二、借雕讽喻

赋具备两大核心功能，其一为润色鸿业，旨在通过华丽的文辞描绘盛世景象，彰显国家的繁荣昌盛；其二是美喻讽谏，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，对时政和统治者的行为进行劝诫与批评。杜甫在《雕赋》中，借练雕的热闹场景，讽谏统治者的骄奢；以鸟禽野兽作比，暗指朝廷中的乱臣贼子，将赋的讽谏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首先，对统治者的讽刺。赋的第三段描绘天子游猎的情景，尽显对统治者的辛辣讽刺。狩猎时，狂风呼啸，大旗猎猎，天子车驾浩浩荡荡，时而驾临离宫，时而奔赴平原。寒冬旷野，一片苍茫，霜白的兵器林立，随行队伍声势震天。天子的护卫军围绕着华丽车驾穿梭，追逐猎物时，兽毛与鲜血飞溅，场面惊心动魄。骑士们意气风发，行动迅猛如电，马蹄扬起滚滚尘沙，白昼仿若

黄昏。众人围观，密集如堵墙，眼中唯有这场奢华的游猎盛景，却无人在意其毫无实际功效，尽显铺张与荒诞。<sup>[2]</sup>正是因为杜甫见证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，才会在见证了百姓的悲惨现状后写下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一类惊心动魄的诗句。从这首赋中可以看到，杜甫由积极入仕到后来批判上层权贵的思想转变的影子。赋中通过对繁华热闹场景的描写，讽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，体现了赋的讽刺功能。此外，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，当时王朝日渐昏暗，如开元二十二年（734年），李林甫登相位，排斥张九龄、李适之等贤相，独揽大权，只手遮天；天宝六载（747年），遣人仗杀海内名士李邕、裴敦复，又迫李适之自杀等等。而在国家内部乌烟瘴气，国家外部亦有忧患之时，唐玄宗却依然如此骄奢淫逸，沉迷于日常试雕活动之中。具有忧患意识的杜甫，面对唐玄宗的奢靡，不敢直言只能通过赋的形式劝谏皇帝，劝百讽一。在赋最后一段中，叙写雕未受统治者重用，“众雏僥割鲜于金殿，此鸟已将老于岩窟”，一群小鸟在金殿中分食，而雕却在山窟中孤独老死。讽喻了统治者有眼无珠，不识忠奸，间接表达了杜甫希望统治者能够辨清孰忠孰奸，重用自己。

其次，赋中对朝廷里的乱臣贼子予以了深刻讽刺，这在第四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：“至如千年孽狐，三窟狡兔；恃古冢之荆棘，饱荒城之霜露。回惑我往来，趨趣我场圃。”<sup>[2]</sup>文中描绘的千年妖狐与那惯于多端诡计的狡兔，它们藏身于古墓的荆棘丛中，以荒城的霜露为食，行径鬼祟，不仅迷惑着过往的行人，还在田园附近徘徊，尽显狡黠与猥琐。这里所刻画的“千年孽狐”和“三窟狡兔”，并非简单的动物形象，而是对当时那些谄媚逢迎、阿谀奉承之小人的生动映射。彼时，唐王朝的朝政大权被李林甫把控，此人一味谄媚唐玄宗，对朝中贤能之士满怀妒忌，在朝堂上独揽大权，肆意妄为。还有杨国忠这类奸臣，凭借权势横行无忌，一人兼任数十种官职，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。杜甫巧妙地借“千年孽狐”“三窟狡兔”的形象，讽刺了奸佞之臣、庸碌之才。

在赋的第七段，作者运用多种典故进行批判：“久而服勤，是可吁畏。必使乌攫之党，罢钞盗而潜飞；枭怪之群，想英灵而遽坠。岂比乎？虚陈其力，叨窃其位，等摩天而自安，与抢榆而无事者矣。”<sup>[2]</sup>杜甫借“乌攫”“枭怪”二典，讽刺了充满邪气的奸佞小人。这些人把自己比作能够振翅高飞、直上云霄的黄鹄，自视甚高，仿佛有着凌云壮志，可实际上，他们不过是《庄子》寓言中目光短浅、胸无大志，飞起来撞到榆树就落下来的

蜩鸠之辈。<sup>[2]</sup>他们徒有其表，空占着高位，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与担当，鲜明地讽刺了当时朝廷中的素餐尸位之流。

### 三、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

杜甫在其所作的《进〈雕赋〉表》中，称自己之述作沉郁顿挫，追比杨雄、枚皋等前辈。后代学者往往用“沉郁顿挫”概括杜甫诗文的艺术风格。然而，“沉郁顿挫”的含义，历来众说纷纭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乔象钟认为其含义有三层：思想内容上，其展现出博大深厚的内涵，源于丰富真切的生活体验，蕴含饱满有力的情感；创作历程中，经历长时间的积累、酝酿、消化与触发；艺术呈现时，借由深厚完整的意境、锤炼精确的语言、铿锵浏亮的音调以及顿挫变化的节奏，形成独特且卓越的诗歌风貌。<sup>[3]</sup>

章培恒认为，就“沉郁”而言，其显著体现为诗歌意境开阔雄浑，情感深沉且透着沧桑悲凉之意；而“顿挫”这一特点，集中展现在语言运用与韵律节奏上，诗句呈现出曲折有力之感，绝无那种平淡顺滑、肆意奔放的表达。<sup>[4]</sup>

现流行最普遍的袁行霈、罗宗强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认为，杜诗的典型风格为沉郁顿挫，其感情基调以悲慨贯穿始终。沉郁，体现为情感悲怆愤慨，且宏大深沉，有着厚重的力量感；顿挫，则表现在情感抒发并非一泻而出，而是如波浪般起伏涌动，在反复迂回中，将复杂情感细细道来。<sup>[5]</sup>

以上诸种观点在内涵上有一定的联系，但又有较大差异。比如在“沉郁”一词的解释上，有的学者指向内容，有的学者指向意象，还有的学者指向情感。在“顿挫”一次的解释上，他们较多地指向表达的语言、音调的曲折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在于“沉郁”与“顿挫”两个概念均具有复杂的多义性，论者们各自所取义项不同，又都根据自己对杜诗风格的认识作了相关的引申。下文将具体分析沉郁顿挫的含义。

在文学批评的漫长历程中，“沉郁”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，早在杜甫诞生前数百年就已出现。但“沉郁”与“顿挫”二词是分别独立使用的概念，未曾组合在一起。经搜集整理发现，“沉郁”主要包含着两重不同的含义。像《楚辞·九章》里提到的“志沉菀而莫违”，以及陆机在《思归赋》中所写的“伊我思之沉郁”，这些表述都侧重于描述情感层面的那种郁闷、纠结，以及难以排遣的忧愁思绪。而刘歆在《与扬雄书》中所说的“沉郁之

思”，还有钟嵘《诗品》里“体沉郁之幽思”的描述，则着重强调思想层面的深刻、深沉，展现出一种思想的深邃厚重。杜甫在《进〈雕赋〉表》中，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扬雄相提并论，可见，杜甫所推崇的“沉郁”，实际上是继承了汉晋时期文论中“深湛之思”的学术理论脉络。就如同当代学者安旗所指出的那样，杜甫向扬雄学习的核心要点，就在于对思想深度的不懈追求。<sup>[6]</sup>

“顿挫”一词，最早可以追溯到陆机的《文赋》。张铣在注释“箴顿挫而清壮”一句时，将“顿挫”解释为“抑折”，也就是文章写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曲折婉转。这一美学特色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，有着多维度的阐释：它既可以用来形容《后汉书》中所记载的“音情顿挫”，表现出语言韵律的节奏感；也能够如钟嵘在评价谢朓诗歌时所强调的“感激顿挫”，侧重于情感表达上的跌宕起伏；甚至还体现在杜甫笔下“浏漓顿挫”的舞姿描述中，展现出舞蹈节奏的强烈张力。

不过，张安祖在《杜甫“沉郁顿挫”本义探原》一文中，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观点。他指出，杜甫自称的“顿挫”，实际上是接续扬雄文学脉络的关键所在。扬雄的《九州箴》等箴文，从表面上看，是在对君主的德行进行规劝，然而深入探究就会发现，其中暗藏着委婉含蓄的讽谏之意，正如崔瑗所说的“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”，这体现出一种高超的谏诤艺术。扬雄的《羽猎赋》《长杨赋》等作品，更是将“赋者将以讽之”的理念切实地运用到创作实践中，从而形成了一种婉曲谏诤的独特书写范式。因此，杜甫所指的“顿挫”，含义为曲折见讽，指的是继承自扬雄的这种“曲笔达讽”的修辞策略。

综上，“沉郁”是指讽喻意义的深刻，“顿挫”指讽刺手法的曲折婉转。而“沉郁顿挫”是指通过艺术手法委婉曲折地讽刺，讽刺意味深刻。《雕赋》一文鲜明地体现了杜甫“沉郁顿挫”的艺术风格。

《雕赋》全文借用雕这一意象，彰显大臣正色立朝之义，讽刺了朝廷中的乱臣贼子以及统治者的骄奢淫逸。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，杜甫以雕自况，通过写雕生存环境的艰难，表现自己的生活艰辛；通过写雕本领强大却不受重用，表现自己怀才不遇。

此外，杜甫借练雕场面的繁华热闹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，又借鸟禽之兽讽喻朝廷中的乱臣贼子。在雕与“众雏”等意象一正一反的对比中，彰显大臣正色立朝之义。杜甫正是通过精心构建这些动物意象，犀利而含蓄地批判了上述丑恶现象，使讽刺入木三分，充分体现了其“沉郁顿挫”的艺术风格。

(下接第 84 页)

种脉络在《重启未来》中亦有鲜明体现。光头强起初只想逃避，但在小亮等人的影响下，一点点改变，最终与大家成功拯救了未来世界。这种变化合乎传统文化中的“和羹之美，在于合异”，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互相帮助去应对。

## 五、结语

从2025年的春节档可以看出，中国动画电影在英雄塑造上的新探索与新突破。英雄“新貌”通过形象上进行多维度描绘；叙事上采用“任务式闯关”与“开放式结局”；内涵上强调英雄协作与群像力量，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译的产物，也是中国现代社会从“个体觉醒”“集体共鸣”到“命运共同体”转变的价值折射。

未来，随着中国动画产业的成熟，英雄神话与社会现实的双向对话或将成为新主流。中国动画产业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，进行现代化转译，丰富性别维度，并进行多元叙事视角的融合；通过去中心化的角色塑造，减少对单一英雄的依赖，塑造出更多具有独立性格与成长轨迹的配角；对开放式结局进一步深化，为故事留下更多可能性与悬念，引导观众思考，而非单纯追

(上接第06页)

## 四、结语

杜甫通过赋表达他对君臣遇合的渴求，以实现他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人生理想。在杜甫的献赋脉络里，其政治诉求的发展历程十分明晰。

在《进三大礼赋表》中，多“麋鹿同群”“渔樵自遣”这类隐逸描述，有意塑造出一种超脱尘世、埋没于盛世的出世形象。而这背后隐藏着杜甫“不敢依违”，渴望入仕为官的强烈愿望，他的内心始终怀揣着对仕途的向往。到了《进雕赋表》，杜甫不再含蓄而是坦诚道出“衣不盖体”“转死沟壑”的艰难生存状况。他借用贾谊、司马相如等人“排金门、上玉堂”的典故，把寒士群体内心的集体焦虑，转化为“伏惟哀怜”这般直白的请求，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改变命运、获得仕途机会的渴望。

从《进三大礼赋表》的含蓄雍容，到《进雕赋表》的激切直白，可见杜甫焦虑愁苦的心情。而《雕赋》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创作出来的。杜甫在赋中表达了自身的怀才不遇、生活艰辛，同时委婉却深刻地讽刺了朝廷小人。杜甫通过赋这一文学形式，委婉地表达了对奸臣当道而

求一个明确的胜利或圆满结局，让观众沉浸于视觉盛宴的同时，亦透过角色重新审视自己在时代洪流中的价值坐标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李启军.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“英雄情结”[J].北京电影学院学报,2004,(03):1-8+23-105.
- [2] 冀莉.“007”系列电影中的邦德形象解读[J].电影文学,2017,(12):73-75.
- [3] 李泳霖,邓进.2025年春节档动画电影市场观察[J].中国电影市场,2025,(04):35-43.
- [4] 徐威.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及其价值[J].南方文坛,2017,(03):136-140.
- [5] 徐悦媛.Z时代的新青年文化[J].文化产业,2025,(08):31-33.

## 作者简介：

王韵淇，女，汉族，山东淄博人，湘潭大学艺术学院本科在读，研究方向：动画叙事。

姜倩，女，汉族，湖南邵东人，湘潭大学艺术学院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研究方向：动画叙事伦理。

贤者未受重用的社会现状的痛恨，鲜明地表达了渴望受到皇帝赏识的心情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萧涤非.杜甫全集校注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.
- [2] 仇兆鳌.杜诗详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3] 乔象钟,陈铁民.中国文学通史系列·唐代文学史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5.
- [4] 章培恒,骆玉明.中国文学史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7.
- [5] 袁行霈,罗宗强.中国文学史[M].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9.
- [6] 安旗.杜甫研究论文集·“沉郁顿挫”试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## 作者简介：

刘锐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唐宋文学。